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

四十六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三

唐紀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

諱儼懿宗第五子也初封普王咸通十四年懿宗有疾官官劉文浹等立為太子七月懿宗崩太子即位年十二

盧攜請撫百姓

乾符元年甲午正月翰林學士盧攜上言以為陛下初臨大寶宜深念黎元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上薄回切下居代切則春夏滋榮巨竊見關東去年旱災自號至海麥纔半收秋稼幾

無冬菜至少貧者磴蓬實為麵磴五對切說文磨也古者公輸班作磴蓄槐葉為藿

或更衰羸亦難采拾常年不稔則散之鄰境今所在皆飢無所依

投坐守鄉閭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以有上供

及三司錢督趣甚急趣讀日促動加捶撻上止藥切下他達切皆擊也雖撤屋伐木

雀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未得至於府庫也或稅租之外

更有它徭朝廷儻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應所欠殘稅

並一切停徵以俟蠶麥仍發所在義倉亟加賑給至深春之後有

鑑一百十三

菜葉木牙繼以桑椹食崔切實也漸有可食在今數月之間尤為窘急

行之不可稽緩救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徒為空文而已

路巖行至江陵敕削官爵長流儋州儋都甘切州名巖美姿儀囚於江陵獄

再夕須髮皆白尋賜自盡籍沒其家巖之為相也密奏三品以上

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驗其必死至是自罹其禍所

死之處乃楊牧賜死之地也

上年少政在且下南牙北司互相

矛楯時允切矛謂戈矛楯者扞身蔽目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歛愈

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被表切餓死曰殍

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

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是歲濮州人濮音王仙芝始聚眾數千起

於長垣

二年上之為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

擢為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令孜

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上宰相以

下鉗口莫敢言鉗其廉切以鐵有所劫束也浙西狼山鎮遏使王郢等六十

路嵩賜死報剔喉

王仙芝反

任田令孜

任田令孜

唐紀

唐紀

黃巢反

士卒思亂

論安危係

論官致禍

傳

九人有戰功節度使趙隱賞以職名而不給衣糧郢等論訴不獲
 遂劫庫兵作亂行收黨眾近萬人攻陷蘇常乘舟往來泛江入海
 轉掠二浙南及福建大為人患後復為鎮遏使為劉巨容所殺王仙芝及其黨
 尚君長陷濮州曹州眾至數萬天平節度使薛崇出兵擊之為仙
 芝所敗寃句人寃於素切句音邑名屬曹州黃巢亦聚眾千餘人應仙芝巢
 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為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
 進士不第遂為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
 爭歸之數月之間眾至數萬群盜浸淫剽掠十餘州至于淮南多
 者千餘人少者數百人詔淮南忠武宣武義成天平五軍節度使
 監軍亟加討捕及招懷傳
 三年宋威擊王仙芝於沂州城下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
 死縱遣諸道兵身還青州百官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仙芝尚在
 攻剽如故時兵始休詔復發之士皆忿怨思亂
 東萊評曰敵國入寇諸侯稱兵與夫大將首難皆不足以危社
 稷至於民起為盜則其國未有不亡者也是以六國不能勝秦

鑑一百十三

二

陳勝則亡之七國不能亂漢黃巾則亡之安祿山史思明朱泚
 之徒不能滅唐及黃巢起而唐始亡矣其故何哉強侯悍將之
 為難若我紀綱未紊人心猶存彼亦何能為也及夫風俗奢靡
 上下驕侈崇宮室盛輿服嗜音酣酒女富溢尤其用度無藝而
 府庫之空竭不自撙節方崇獎聚斂之臣使肆為威虐剥膚及
 骨以供其費耕者食不足以充其腹織者衣不足以蓋其體道
 殫相望曾不加卹民九死無一生之望怨毒憤怒鋤耰荆棘群
 起奮呼於是亂者四應而天下土崩矣夫如是安得不亡乎傳
 曰民猶水也可以載舟亦可覆舟有國者可不畏哉
 鄭鑑曰漢之末官官勢盛而黨綱禍起不旋踵而黃巾反黃巾
 既破而漢亡唐之末官官勢盛而衣冠道喪不旋踵而王仙芝
 與黃巢俱反二賊既破而唐以亡二者之禍起於官官若合符
 契此万世之龜鏡也

五年春振武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為沙陀副兵馬使戍蔚州
 時河南盜賊蠡起雲州沙陀兵馬使李盡忠與牙將康君立薛志

諸將
召李
克用

曾元
裕斬
仙芝

董昌
討賊

黃巢
北還

劉巨
容縱
賊

侯昌
業直
諫賜
死

傳宗

勤程懷信李存璋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富貴之秋也吾屬雖各擁兵眾然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眾以為然會大同防禦使段文楚兼水陸發運使代北荐飢漕運不繼文楚頗減軍士衣米又用法稍峻軍士怨怒盡忠遣君立潛詣蔚州說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克用遂帥其眾趣雲州行收兵二月至城下眾且萬人盡忠遣使送符印請克用為防禦留後械文楚等五人送之克用令軍士得而食之門音寡克用入府舍視事令將士表求敕命朝廷不許招討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於黃梅殺五萬餘人追斬仙芝傳首餘黨散去黃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讓帥仙芝餘眾歸之推巢為主號衝天大將軍改元王霸署官屬○王郢之亂臨安人董昌以土團討賊有功補石鏡鎮將是歲曹師雄寇掠二浙杭州募諸縣鄉兵各千人以討之昌與錢塘劉孟安等各為之都將號杭州八都昌為之長臨安人錢鏐勅求以驍勇事昌以功為石鏡都知兵馬使

卷一百一十三

三

六年春鎮海節度使高駢遣其將張璘梁纘分道擊黃巢屢破之降其將秦彥畢師鐸等數十人巢遂趣廣南冬黃巢在嶺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巢從之十一月黃巢北趣襄陽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曹全晟知領合兵屯荆門以拒之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晟以輕騎進戰陽不勝而走賊追之伏發大破賊眾乘勝逐北比至江陵俘斬其什七八巢與尚讓收餘眾度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存撫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弃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眾乃止由是賊勢復振轉掠饒信池宣歙杭等十五州眾至二十萬巨容本傳廣明元年春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致專權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上善騎射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為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戶

高駢
諫借
民財

河東
小朝
廷

黃巢
度江

克用
志清
中原

黃巢
陷東
京

僖宗

及胡商貨財救借其半鹽鐵使高駢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於
飢寒獨富戶胡商未耳乃止 三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從

謹充河東節度使康傳圭既死傳圭鎮河東專事威河東兵益驕

故以宰相鎮之使自擇參佐從謹奏以長安令王調為節度副使

前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劉崇龜為節度判官前司勳員外郎史

館修撰趙崇為觀察判官前進士劉崇魯為推官時人謂之小朝

廷言名士之多也崇龜崇魯政會之七世孫也時承晉陽新亂之

後日有殺掠從謹貌温而氣勁多謀而善斷將士欲為惡者從謹

輒先覺而誅之奸猾惕息 淮南節度使高駢遣大將張璘等擊

黃巢屢捷門下侍郎平章事盧攜奏以駢為諸道行營兵馬都統

駢乃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募得土客之兵共七萬威望大振朝

廷深倚之駢本傳 秋七月黃巢自采石度江圍天長六合兵勢

甚盛淮南將畢師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公為安危今賊數十萬

衆乘勝長驅若涉無人之境不據險要之地以擊之使踰長淮不

可復制必為中原大患駢自度力不能制遂稱風痺必至切不復

出戰 李國昌與克用及宗族北入達鞞克用時與其豪帥游獵

置馬鞭木葉或懸針射之無不中豪帥心服又置酒與飲酒酣克

用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今聞黃巢北來必為中原患

一旦天子若赦吾罪當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幾

何誰能老死沙磧邪 十一月田令孜奏請選左右神策弓弩手

守潼關以張承範王師會趙珂等相策應了卯黃巢陷東都留守

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而已閭里宴然乙亥張承範等

發京師神策軍士皆是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稟賜

至是多雇病坊貧人代行 十二月庚辰朔承範等至潼關與齊

克讓軍皆絕糧士卒無鬪志是日黃巢前鋒軍抵關下白旗滿野

不見其際守將齊克讓與戰賊小却俄而巢至舉軍大呼聲振河

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始解士卒飢甚遂誼謀燒營而潰克讓走

入關關左有谷平日禁人往來以推征稅謂之禁院賊至倉猝官

軍忘守之潰兵自谷而入谷中灌木壽藤登切茂密如織一夕

踐為坦塗承範盡散其輜囊以給士卒遣使上表告急稱臣離京

黃巢
入長
安

賊殺
官吏

論官
吏當
愛民

黃巢
僭位

唐宗

六日甲卒未增一人餽餉未聞影響到關之日巨寇已來以二千餘人拒六十萬衆外軍飢潰蹋開禁阮臣之失守鼎鑊甘心朝廷謀臣愧顏何寄或聞陛下已議西巡苟鑿與一動則上下土崩臣敢以猶生之軀奮冒死之語願與近密及宰臣熟議未可輕動急徵兵以救關防則高祖太宗之業庶幾猶可扶持使黃巢繼安祿山之亡微臣勝哥舒翰之死辛巳賊急攻潼關關上兵皆潰甲申百官退朝聞亂兵入城布路竄匿田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惟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百官皆莫知之黃巢遂入長安金吾大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巢於霸上巢乘金裝肩輿其徒皆被髮約以紅繒衣錦繡執兵以從甲騎如流輜重塞塗千里絡繹不絕民夾道聚觀尚讓歷諭之曰黃王起兵本為百姓非如李氏不愛汝曹汝但安居毋恐巢館于田令孜第其徒為盜久不勝富見貧者往往施與之居數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殺人滿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

范祖禹唐鑑曰楊雄有言曰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

卷一百一十三

五

負聖人之法度先王惠德之不達於下也故舉仁賢而任之上有惠澤下吏猶或不能究宣而況君為聚斂刻急之政則其臣阿意希旨必有甚者矣故秦之末郡縣皆殺其守令而叛蓋怨疾之久也唐之盜賊尤憎官吏亦若秦而已矣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為吏而使民愛之如父母則愛其君可知矣苟使民疾吏如寇讎則其君豈得不危亡乎

上趣駱谷

上盧各切下音欲在盤至

鳳翔節度使鄭畋謁上於道次請車駕留

鳳翔上曰朕不欲密迓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收復卿東扞賊

鋒西撫諸蕃糾合鄰道勉建大勳畋曰道路梗澁絕入切奏報難

通請得便宜從事許之畋庚寅黃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

遺類壬辰巢即皇帝位國號大齊改元金統本傳鄭畋還鳳翔

召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且宜從容以俟兵集乃圖收復畋

曰諸君勸畋臣賊乎因悶絕仆地上方遇切又愁傷其面切并聲

自午至明日尚未能言會巢使者以赦書至監軍袁敬柔與之宴

樂奏將佐以下皆哭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

王重榮拒

車駕幸蜀

鄭畋大破黃巢

諸將同盟討賊

周岌謀討賊

傳

日矣乃完城塹繕器械胡介切有盛日械訓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諾發兵會於鳳翔時禁軍分鎮關中者尚數萬聞天子幸蜀無所歸畋使人招之皆往從畋畋分財以結其心軍勢大振本傳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先降黃巢巢遣使調發不已吏民不勝其苦重榮謂衆曰始吾屈節以紓軍府之患今調財不已不如拒之衆以為然乃殺巢使者舉兵固守巢遣朱温等擊重榮重榮與戰大破之時從兵浸多與元儲侍不豐諸陳如切作文田令孜勸上幸成都上從之

中和元年春正月車駕發興元黃巢遣其將王暉齎詔召鄭畋畋斬之遣其子凝績詣行在丁丑車駕至成都館於府舍黃巢以朱温為東南面行營都虞候將兵攻鄧州三月陷之執刺史趙戎因戍鄧州以扼荆襄黃巢遣其將尚讓王播帥衆五萬寇鳳翔畋使唐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多張旗幟踈陳於高岡賊以畋書生輕之鼓行而前無復行伍伏發賊大敗於龍尾陂斬首二萬餘級伏尸數十里有書尚書省門為詩以嘲賊者尚讓怒

鑑一百一三

六

應在省官及門卒悉披目倒懸之大索城中能為詩者盡殺之識字者給賤役凡殺二千餘人群臣追從車駕者稍稍集成都南北司朝者近二百人諸道及四夷貢獻不絕蜀中府庫充實與京師無異賞賜不乏士卒欣悅宥州刺史拓跋思恭本党項羌也糾合夷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於鄜州同盟討賊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效甲子畋傳檄天下藩鎮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未幾鳳翔司馬李昌言作亂黃巢之克長安也忠武節度使周岌降之岌嘗夜宴急召監軍楊復光左右曰周公臣賊將不利於內侍不可往復光曰事已如此義不圖全即詣之酒酣岌言及本朝復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為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賊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為此耳因瀝酒為盟瀝切以酒是夕復光遣其養子守亮殺賊使者於驛時秦宗權據蔡州不從岌命復光將忠武兵三千詣蔡州說宗權同舉兵討巢

人之致
鳩郭
琪

孟昭
圖直
諫

作亂
所能
高駢
好神
仙

信宗

宗權遣其將王淑將兵三千從復光擊鄧州逗留不進復光斬之併其軍分忠武八千人為八都遣牙將鹿晏弘晉暉王建韓建張造李師泰龐從等八人將之復光帥八都與朱溫戰敗之遂克鄧州逐北至藍橋而還 初車駕至成都蜀軍賞錢人三緡班賜從駕諸軍無虛月田令致宴土客都頭以金杯行酒因賜之西川黃頭軍使郭琪獨不受起言曰諸將月受俸料豐贍有餘願軍容減諸將之賜以均蜀軍令致默然有閒曰汝嘗有何功對曰琪生長山東征戍邊鄙嘗與党項十七戰契丹十餘戰金創滿身又嘗征吐谷渾傷脅腸出線縫復戰令致乃自酌酒於別樽以賜琪琪知其毒不得已再拜飲之歸殺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媿吐黑汁數外遂帥所部作亂適廣陵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踈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以為治安之代遐迹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僕射以下悉為賊所屠獨北司平善况今朝臣至者皆冒死崎嶇遠奉君親所宜自茲同休等戚儻群臣不顧君上罪固當誅若陛下

一鑑一百一十三

七

不恤群臣於義安在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疏入田令致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沈於墓頤津聞者氣塞而莫敢言 八月己丑夜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杯椀至丁酉乃止

二年三月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避杖亡命為盜驅掠良民不從者舉家殺之踰月衆至萬人立部伍署職級橫行邛雅二州聞攻陷城邑 初高駢好神仙有方士呂用之坐妖黨亡命歸駢駢厚待之稍加信任用之又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共蠱惑駢殷始自鄱陽來用之先言於駢曰玉皇以公職事繁重輟左右尊神一人佐公為理公善遇之明日殷謁見詭辨風生駢以為神補益鐵劔職殷病風疽禱駢有畜犬聞其腥穢多來近之駢怪之殷笑曰殷嘗於玉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相識用之自謂潘溪直君謂守一乃赤松子殷乃葛將軍每對駢呵叱風雨仰揖空際云有神仙過雲表駢輒隨而拜之然常厚賂駢左右使伺駢動靜共為

用之擅權

高駢叛

朱溫歸國

召李克用

高仁厚招賊

僖宗

欺罔駢不之寤左右小有異議者輒為用之陷死不旋踵但潛撫膺鳴指口不敢言用之退賢進不肖淫刑濫賞駢之政事於是大壞矣用之欲奪人貲財掠人婦女輒誣以叛逆榜掠取服殺其人而取之所破滅者數百家道路以目將吏士民雖家居皆重足屏氣 五月加淮南節度使高駢兼侍中罷其監鐵使駢既失兵柄又解利權攘袂大詬遣幕僚顧雲草表自訴言辭不遜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駢臣節既虧自是貢賦遂絕 六月蜀人羅渾擊句胡僧羅夫子各聚眾數千人以應阡能揚行遷等與之戰數不利求益兵府中兵盡西川節度使陳敬瑄頌綠悉搜倉庫門庭之卒以給之是月大戰於乾谿官軍大敗行遷等恐無功獲罪多執村民為俘送府日數十百人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及婦女觀者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麻官軍忽入村係虜以來竟不知何罪因令改及叛黃巢所署同州防禦使朱溫屢請益兵以扞河中不報溫見巢兵勢自覺知其將亡親將胡真謝瞳紅勸溫歸國九月溫殺其監軍嚴實舉州降諸道行營都統王鐸承制

卷一百一十三

八

以溫為同華節度使未幾賜名全忠五代梁太祖紀黃巢兵勢尚彊

河中留後王重榮患之謂行營都監楊復光曰臣賊則負國討賊則力不足奈何復光曰鴈門李僕射驍勇有彊兵其家尊與吾先人嘗共事相善彼亦有徇國之志誠以朝旨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東面宣慰使王徽亦以為然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克用十一月克用將沙陁萬七千趣河中阡能黨愈熾陳敬瑄以楊行遷等久無功以押牙高仁厚將兵五百人往代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麵者自旦至午出入營中數四邏者疑之執而評之果阡能之謀也仁厚命釋縛溫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囚其父母妻子於獄云汝詞事歸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盡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我活汝一家汝當為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怒汝曹皆良人為賊所制情非得已尚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當書汝背為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擊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必不使橫及百姓也遂遣之仁厚引兵至阡能寨諸寨知大軍已近呼譟爭出執阡能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

仁厚
平五
賊

克用
復京
師

黃巢
攻陳

朱全
忠赴
汴州

克用
破巢
兵

全忠
謀害
克用

傳

負冤無所控訴自謀者還百姓引領度頃刻如暮年今遇尚書如
 已死而復生矣謹呼不可止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 克用
 軍至賊憚之曰鴟軍至矣當避其鋒克用皆衣黑故謂之鴟軍
 三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常山忠穆王王景崇薨軍中立其子節
 度副使鎔知留後事時鎔生十年矣 二月李克用進軍乾阮與
 河中易定忠武軍合尚讓等將十五萬眾屯于梁田陂明日大戰
 自午至晡賊眾大敗三月克用進軍渭橋與黃巢軍戰于渭南一
 日三戰皆捷義成義武等諸軍繼之賊眾大奔四月克用等自光
 泰門入京師黃巢力戰不勝焚宮室遁去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
 將最少而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兵勢最彊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
 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詔以克用為河東節度使 六月黃巢圍
 陳州立宮室百司為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為糧生投
 於碓礮并骨食之號給糧之處曰春磨寨縱兵四掠自河南許汝
 唐鄧孟鄭汴曹濮徐兗等數十州咸被其毒 宣武節度使朱全
 忠帥所部數百人赴鎮秋七月至汴州時汴宋荐飢公私窮竭內

益一百一三 九

外驕軍難制外為大敵所攻無日不戰眾心危懼而全忠勇氣益
 振詔以黃巢未平加全忠東北面都招討使 左驍衛上將軍楊
 復光卒于河中復光慷慨喜忠義善撫士卒軍中慟哭累日八都
 將鹿晏弘等各以其眾散去田令孜素畏忌之聞其卒甚喜因擯
 斥其兄樞密使復恭為飛龍使令孜專權人莫與之抗惟復恭數
 與之爭得失令孜惡之復恭因稱疾歸藍田

四年春三月黃巢圍陳州幾三百日趙犖兄弟與之大小數百戰
 雖兵食將盡而眾心益固李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以救之五月
 黃巢聞克用至遂引兵東北趣汴州克用追及巢於中牟奮擊大
 破之殺萬餘人賊遂潰尚讓帥其眾降克用追至冤句騎能屬者
 纔數百人晝夜行二百餘里人馬疲乏糧盡乃還汴州欲裹糧復
 追之克用至汴州營于城外朱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全忠
 就置酒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露
 醉全忠發兵圍驛而攻之克用醉不之聞侍者郭景銖滅燭扶克用
 匿牀下以水沃其面徐告以難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須臾煙火

焚上源驛

黃巢死

克用請討全忠

秦宗權稱帝

常濟以諫死

德宗

四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親兵薛志勤扶克用帥左右數人踰垣突圍乘電光而行克用登尉氏門縋城得出繼也三年四年諸事並出五代史唐紀梁紀克用養子嗣源年十七從克用自上源出矢石之間獨無所傷嗣源本胡人名邈佶烈無姓克用擇軍中驍勇者多養為子名回鶻胡骨切即回紇也張政之子曰存信振武孫重進曰存進許州王賢曰存賢安敬思曰存孝皆冒姓李氏六月武寧將李師悅與尚讓追黃巢至瑕丘敗之巢眾殆盡走至狼虎谷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以降秋七月李克用至晉陽太治甲兵遣使奉表詣行在自陳有破黃巢大功為朱全忠所圖僅能自免乞遣使按問發兵誅討時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大恐但遣中使賜優詔和解之克用前後凡八表稱全忠妬功疾能陰狡禍賊異日必為國患惟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帥本道兵討之不用度支糧餉上累遣楊復恭等諭指稱吾深知卿冤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復為之辨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恃皆無所稟畏矣五代史後唐紀田令

鑑一百三十三

十

攷益驕橫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上患其專時語左右而流涕光啓元年春二月車駕至京師荆棘滿城狐兔縱橫上凄然不樂時朝廷號令所在惟河西山南劔南嶺南數十州而已秦宗權稱帝於蔡州置百官詔以武寧節度使時溥為蔡州四面行營兵馬都統以討之右補闕常濟上疏以為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並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豈可不念駱谷之艱危復懷西顧之計乎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攷之黨言於上曰此疏傳於藩鎮豈不致其猜忿乃貶濟萬州司戶尋賜死范祖禹唐鑑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故侯昌業孟昭圖常濟皆以諫而死自是以後無敢言者唐土之兆亦已著矣何必天變彗孛之為妖乎夫忠臣欲救社稷之危人君不惟棄其言而又戮其身不祥莫大焉此其國所以為墟也

初田令攷在蜀募新軍五十四都每都千人分隸兩神策為十軍以統之又南牙北司官共萬餘員是時藩鎮各專租稅河南北江淮無復上供三司轉運無調發之所度支惟收京畿同華鳳翔等

田令
致圖
王重
榮

克用
逼京
城

朱致
反

車駕
幸興
元

信宗

數州租稅不能贍賞賚不時士卒有怨言令致患之不知所出先是安邑解縣兩池鹽皆隸鹽鐵置官權之中和以來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歲獻三千車以供國用令致奏復如舊制隸鹽鐵夏四月令致自兼兩池權鹽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上章論訴不已遣中使往諭之重榮不可時令致多遣親信謁藩鎮有不附已者輒圖之五月令致徙重榮為秦寧節度使以王處存為河中節度使重榮自以有復京城功為田令致所擯不肯之兗州累表論令致離間君臣數令致十罪令致結節度使朱致李昌符以抗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選兵市馬聚結諸胡議攻汴州報曰待吾先滅全忠還掃鼠輩如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還吾為虜矣不若先除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克用引兵赴之表請誅令致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十二月克用進逼京城令致夜奉天子自開遠門出幸鳳翔初黃巢焚長安宮室而去諸道兵入城縱掠焚府寺民居什六七京兆尹王徽累年補葺僅完一二至是復為亂兵焚掠無孑遺矣

鑑一百一十三

十一

二年春正月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同表請大駕還宮因罪狀田令致請誅之令致請上幸興元上不從是夜令致引兵入宮劫上幸寶雞黃門衛士從者纔數百人宰相朝臣皆不知時田令致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疾之朱致李昌符亦恥為之用且憚李克用王重榮之彊更與之合引兵追逼乘輿上發寶雞留楊晟時正守散關時軍民雜揉鋒鏑縱橫神策軍使王建以長劍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纔入散關朱致已圍寶雞長驅進攻散關不克嗣襄王焜於二切於肅宗之玄孫也有疾從上不及留遵塗驛為致所得與之俱還鳳翔庚戌李克用還太原官者令致及重榮朱致傳三月車駕至興元朱致以田令致在天子左右終不可去乃奉襄王焜權監軍國事承制封拜指揮仍遣大臣入蜀迎駕是時諸道貢賦多之長安不之興元從官衛士皆乏食上涕泣不知為計杜讓能言於上曰楊復光與王重榮同破黃巢復京城相親善復恭其兄也若遣重臣往諭以大義且致復恭之意宜有回慮歸國之理上從之遣右諫議大夫劉崇望使于河中齎詔諭重榮重榮即

煇即位

王行瑜斬朱玫

長流田令孜

畢師鐸取廣陵

信示

聽命遣使請討朱玫以自贖 長安百官太子太師裴瑒等勸進於襄王煇十月煇即皇帝位改元建貞遙尊上為太上元皇聖帝董昌謂錢鏐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授汝鏐曰然不取終為後患遂將兵自諸暨趨平水鑿山開道五百里出曹娥埭埭切浙東將鮑君福帥眾降之鏐與浙軍戰屢破之進屯豐山昌以鏐知杭州事 楊復恭傳檄關中稱得朱玫首者以靜難節度使賞之攻將王行瑜戰數敗恐獲罪於玫與其下謀曰今無功歸亦死曷若與汝曹斬玫首定京城迎大駕取邠寧節鉞乎眾從之甲寅行瑜自鳳州擅引兵歸京師玫方視事聞之怒召行瑜責之曰汝擅歸欲反邪行瑜曰吾不反欲誅反者朱玫耳遂擒斬之并殺其黨數百人諸軍大亂焚掠京城士民無衣凍死者蔽地襄王奔河中王重榮詐為迎奉執煇殺之詔以行瑜為靜難軍節度使三年春正月以董昌為浙東觀察使錢鏐為杭州刺史昌徙鎮越州 削奪三川都監田令孜官爵長流端州 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忌利州刺史王建驍勇屢召之建懼不往前龍州司倉周

卷一百一十三

十一

庠說建曰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噬皆無雄才遠略不能戡濟多難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葭音家前音音難以久安閬州地僻人富楊茂實陳田之腹心不修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一戰而擒也建從之召募溪洞酋豪有眾八千公嘉陵江而下襲閬州逐其刺史楊茂實而據之自稱防禦使招納亡命軍勢益盛守亮不能制 四月高駢左廂都知兵馬使畢師鐸將百騎屯高郵時呂用之用事宿將多為所誅師鐸自以黃巢降將常自危起兵誅用之辛亥師鐸兵奄至廣陵城下城陷用之乃開參佐門北走丙寅師鐸分兵守諸門搜捕用之親黨悉誅之壬申迎駢入道院收高氏子弟甥姪十餘人同幽之廬州刺史楊行密追兵入援五月至天長用之引兵歸之甲午秦彥入廣陵自稱權知淮南節度使戊戌行密抵廣陵城下為八寨守之 六月天威都頭楊守立與鳳翔節度使李昌符爭道麾下相毆擊也帝命中使諭之不止是夕昌符擁兵燒行宮守立與昌符戰於通衢昌符兵敗帥麾下走保隴州詔以扈駕都將

張全義
河南

全義
勸民
務本

殺高
駢

誅呂
用之

上崩
昭宗
即位

僖宗

李茂貞為隴州招討使以討昌符茂貞本姓宋名文初東都經黃巢之亂遺民聚為三城以相保繼以秦宗權殘暴僅存壞垣而已張全義初為河南尹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麾下纔百餘人相與保中州城四野俱無耕者全義乃於麾下選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無嚴刑無租稅民歸之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陳以禦寇盜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上紆勿切茂也野無曠土其勝兵者大縣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人乃奏置令佐以治之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為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繭吉典切蠶衣也有田荒穢者則集眾杖之或訖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之曰彼誠乏人牛何不助之眾皆謝乃釋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故比戶皆有蓄積凶年不飢遂成富庶

鑑一百一十三

八十三

馮全義五代史本傳

八月李茂貞斬李昌符滅其族詔以茂貞充鳳翔

節度使 九月高駢在道院無食至然木像煮革帶食之甲戌秦彥殺駢并其子弟甥姪無少長皆死同坎瘞之十月楊行密圍廣陵且半年城中無食餓死者大半宣軍掠人詣肆賣之驅縛屠割如羊豕外圍益急彥師鐸出奔東塘行密入城城中遺民纔數百家飢羸非復人狀行密輦西寨米以賑之自稱淮南留後要斬用之怨家剗裂立盡並誅其族黨

文德元年正月以朱全忠為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代時溥諸鎮兵皆受全忠節度二月全忠奏以楊行密為淮南留後 上豫已丑至長安 三月戊戌朔日有食之既 己亥上疾復作壬寅大漸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羣臣屬望十軍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為皇太弟監國軍事右軍中尉劉季述遣兵迎傑於六王宅入居少陽院宰相以下就見之癸卯上崩于靈符殿遺制太弟傑更名敏昭宗即位射說明粹有英氣喜文學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尊禮大臣夢

北韓
南郭

想賢豪踐祚之始中外折折焉夏四月孫儒襲揚州克之揚行
密出走儒自稱淮南節度使行密將奔海陵袁襲勸歸廬州再為
進取之計從之詔以郭禹為荆南留後荆南兵荒之餘止有一
十七家禹勵精為治撫集彫殘通商務農晚年殆及方力時藩鎮
各務兵力相殘莫以養民為事獨華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勸課
農桑數年之間民富軍贍時人謂之北韓南郭成汭及五代史韓建傳朱
全忠大發兵擊秦宗權大破宗權於蔡州之南克北關門宗權退
守中州全忠分諸將為二十八寨以環之

右僖宗在位十五年壽年二十七

考異曰

僖宗乾符元年十二月王仙芝起長垣寶錄二年五月仙芝反於長垣按續寶運錄濮州賊王仙芝自稱天補平均大將軍兼海內諸豪都統傳檄諸道檄末稱乾符二年正月三日則仙芝起必在二年前今置於歲末

二年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續寶運錄曰上是年十五歲中朝故

蓋二百二十三

十四

事曰僖宗皇帝以咸通三年降誕十四年七月十九日即位年
十二按舊紀亦云僖宗咸通三年五月八日生於東內即位年
十二今從之

三年七月宋威擊王仙芝破之寶錄去年十二月宋威自青州與副使曹全最進軍擊王仙芝仙芝敗走按仙芝若以去年十二月敗走中間半年豈能靜處蓋寶因威除招討使連言之其實仙芝敗在此月不在十二月也

五年二月黃巢改元王霸續寶運錄乾符元年黃巢聚眾於會稽反建元曰王霸元年舊傳先是尚君長弟讓以兄見誅率眾入查牙山黃巢黃揆昆仲八人率盜數千依讓月餘眾至數萬陷汝州虜刺史王鐸大掠關東官軍加討屢為所敗其眾十餘萬尚讓乃與群盜推巢為主曰衝天大將軍仍署官屬藩鎮不能制新傳曰尚君長弟讓率仙芝潰黨歸巢推巢為主号衝天大將軍署拜官屬驅河南山南之民十餘萬掠淮南建元王霸今從之

廣明元年十一月上趣駱谷鄭畋謁於道次續寶運錄戊子帝至駱谷壻水驛乃下詔與牛勳揚師立陳敬瑄云今月七日巳次駱谷壻水驛按此月庚辰朔戊子九日而詔云七日九誤爲七也寶錄辛卯車駕次鳳翔鄭畋候謁於路舊畋傳云候駕於斜谷新紀辛卯次鳳翔丁酉至興元按甲申上離長安辛卯始次鳳翔太緩丁酉巳至興元太速又路出駱谷則不過鳳翔及斜谷蓋車駕涉鳳翔之境而畋往見耳非鳳翔與斜谷也寶錄賊以數萬衆西追車駕而不言追不及又不言爲誰所拒而還諸書皆無之今不取

中和二年三月阡能爲盜張影錦里者舊傳作干能句延慶錦里者舊傳作阡能續寶運錄作阡能寶錄新傳作阡能按北夢瑣言安仁土豪阡能注云姓慕無此蓋西南夷之種今從之

四年五月全忠攻李克用於上源驛梁太祖編遺錄甲戌井帥自曹南旋師上出封丘門迎勞之克用堅請入州內上初止之乃於門外陳設次舍將安泊之克用不諾因縱蕃騎突入馳至上

鑑一百十三

十五

源驛既不可遇上乃與之並轡送至驛亭是日晚備宴宴罷復張樂繼燭而飲克用酒酣使氣廣須樂妓頗恣無厭之欲又以醜言陵侮於上時蕃將皆被甲冑以衛克用上既甚不懌遽起圖之遂令都將楊彥洪潛率甲士入驛戮之時夜將半克用沈醉忽大雷雨暴至克用不覺近侍人乃滅燭推於床下藏之蕃戎與我師鬪戰移時方敗楊彥洪中流矢而斃是時陰黑克用遇一卒背負登尉氏門因得懸縋而出乘牛行數里以投其衆餘親衛數百人皆勦之其後克用至大原以是事表訴於唐帝蒲帥亦繼馳書請上與克用和解上終不釋憾此乃敬翔飾非今不取寶錄甲戌李克用次汴州駐軍近郊朱全忠請館于上源驛乃以腹心三百餘自衛全忠以克用兵從簡少大軍在遠謀害之是夜置酒宴罷以兵圍驛縱火焚之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曰五月甲戌帝與晉軍振旅歸汴館克用於上源驛既而備犒宴之禮克用乘醉任氣帝不平之是夜命甲士圍而攻之後唐武皇紀曰班師過汴汴帥迎勞於封禪寺請武皇休於

府第乃館於上源驛是夜張樂陳宴席武皇酒酣戲諸侍妓與
汴帥握手叙破賊事以為樂汴帥素忌武皇乃與其將楊彥洪
密謀竊發攻傳舍按全忠是時兵力尚微天下所與為敵者非
特患克用一人而借使殺之不能併其軍奪其地也蓋克用恃
功語或輕慢全忠出於一時之忿耳今從薛史梁紀

光啓元年三月秦宗權稱帝舊宗權傳但云巢賊既誅僭稱帝號
實錄明年十月襄王即位宗權已稱帝不從新舊紀皆無之不
知宗權以何年月稱帝今日時傳為都統書之

二年正月上發寶鷄王建前驅毛文錫王建紀事云光啓二年正
月辛巳車駕次陳倉二月辛亥朱玫遣兵攻逼行在庚申陷虢
縣三月甲午將移幸梁洋以上為清道斬斫使戊戌邠師至石
鼻已亥石鼻不守庚子寇逼寶鷄辛丑車駕南引今但取其事
不取其月日

文德元年三月立壽王傑為皇太弟唐年補錄僖宗御樓後不豫
暴崩揚復恭等秘喪不發時十六宅諸王從行乃於六宅中推

鑑一百二十三

十六

帝為監國帝之上有盛王儀王皆懿宗之子帝居六宅之第三
入舊紀羣臣以吉王最賢又在壽王之上將立之唯揚復恭請
以壽王監國按照昭宗懿宗第七子吉王保第六新舊傳懿宗八
子無盛王儀王今從舊紀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三

張濬請除克用

不能制今兩河藩鎮皆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失今不取後悔無及孔緯曰濬言是也上曰克用有興復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上以二相言叶僂俛從之曰媿爾媿也茲事今付卿二人無貽朕羞五月詔削奪克用官爵屬籍附也下秦昔切簿籍也謂所附之宗籍以濬為河東行營招討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孫揆副之壬子濬帥諸軍五十二都及邠寧鄜夏無坊雜虜合五萬人發京師更名義成軍曰宣義以朱全忠為宣武宣義節度使全忠以方有事徐楊徵兵遣戍殊為遼闊乃辭宣義請以胡真為節度使從之然兵賦出入皆制於全忠一如巡屬及胡真入為統軍竟以全忠為兩鎮節度使罷淮南不領焉 秋八月孫揆發晉州李存孝聞之以三百騎伏於長子西谷中顯卿古曰長瀾也瀾州之長揆建牙杖節褰衣大蓋擁眾而行存孝突出擒之以獻於克用克用囚之既而使人誘之欲以為河東副使揆曰吾天子大臣兵敗而死分也豈能復事鎮使邪克用怒命以鋸鋸之鋸不能

存孝擒孫揆

孫揆守節死

克用破官軍

克用訟冤

一 孟一百一四

二

入揆罵曰死狗奴鋸人當用板夾汝豈知邪乃以板夾之至死罵不絕聲冬十月官軍出陰地關遊兵至于汾州李克用遣李存孝將兵五千營于趙城鎮國節度使韓建以壯士三百夜襲存孝營存孝知之設伏以待之建兵不利靜難鳳翔之兵不戰而走禁軍自潰河東兵逐北抵晉州西門張濬出戰又敗官軍死者近三千人靜難鳳翔保大定難之軍先度河西歸濬建自含口遁去失亡殆盡先是克用遣韓歸範歸朝附表訟冤言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靡勛翦黃巢黜襄王存易定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璽未必非臣之力也朝廷當沾危之時沾危之時欲墜之勳則譽臣為韓彭伊呂及既安之後則罵臣為戎羯胡夷羯居羯切羗戎之羗况臣果有大罪六師征之自有典刑何必幸臣之弱而後取之邪表至濬已敗朝廷震恐是役也朝廷倚朱全忠及河朔三鎮及濬至晉州全忠身不至行營乃求兵糧於鎮魏鎮魏倚河東為扞蔽皆不出兵惟華邠鳳翔鄜夏之兵會之兵未交而孫揆被擒幽雲俱敗揚復恭從中沮之故濬軍望風自潰

昭宗

王師範不
忘本

楊行
密破
孫儒

行密
安生
南

存孝
歸朝
廷

行崇
玄曆

昭宗

二年春正月制以孔緯為荆南節度使張濬為鄂岳觀察使再貶
緯均州刺史濬連州刺史賜克用詔悉復其官爵使歸晉陽二月
加克用守中書令再貶張濬繡州司戶唐史後唐紀三月以
王師範為平盧節度使師範和謹好學每本縣令到官師範輒備
儀衛往謁之令不敢當師範命客將挾持令坐於聽事自稱百姓
王師範拜之庭僚佐或諫師範曰吾敬桑梓所以教子孫不忘本
也 八月王建攻西川陳敬瑄開城迎之建入城自稱西川留後
敬瑄將佐有器幹者建皆禮而用之建既得西川留心政事容納
直言好施樂士用人各盡其才謙恭儉素然多忌好殺諸將有功
名者多因事誅之

景福元年五月楊行密屢敗孫儒兵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
六月行密聞儒疾瘞縱兵擊之會大雨晦冥儒軍大敗行密將田
頤嬈倫擒儒於陳斬之傳首京師儒眾多降於行密先是揚州富
庶甲天下時人稱楊一益二及經秦畢孫楊兵火之餘江淮之間
東西千里掃地盡矣 八月以楊行密為淮南節度使行密以用

蓋二一四

三

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高勗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
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易鄰道所無足以給軍
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從之行密馳射武
伎皆非所長而寬簡有智略善撫御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
所猜忌嘗早出從者斷馬鞞取其金鞞唯由切說行密知而不問
它日復早出如故人服其度量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轉徙幾盡行
密初至賜與將吏帛不過數尺錢不過數百而能以勤儉足用非
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散輕徭薄斂未及數年公私富庶幾復承
平之舊密傳初邢洛磁州留後李存孝與李存信俱為李克用
假子不相睦存信有寵於克用存孝在邢州欲立大功以勝之乃
建議取鎮冀存信從中沮之不時聽許存孝憤怨且懼及禍乃潛
結王鎔及朱全忠上表以三州自歸於朝廷詔以存孝為邢洛磁
節度使 宣明曆浸差太子少詹事邊岡造新曆成十二月上之
命曰景福崇玄曆穆宗時以為累止續緒必更曆紀乃詔日官改
子少詹事邊岡與司天少監胡
秀林等改治新曆賜名崇玄

柳玘
戒子

請討
李茂
貞

官軍
潰
讓能
死

昭宗

二年春正月鳳翔節度使李茂貞自請鎮興元詔以茂貞為山南
西道兼武定節度使以徐彥若充鳳翔節度使又割果閬二州隸
武定軍茂貞欲兼得鳳翔不奉詔以渝州刺史柳玘玘補為瀘
州刺史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為士大夫所宗玘為御
史大夫上欲以為相官官惡之故久謫於外玘嘗戒其子弟曰凡
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已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
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
為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玘類上才支切玉病也眾皆
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
比他人耳玘幽州將劉仁恭將兵戍蔚州過期未代士卒思
歸奉仁恭為帥還攻幽州至居庸關為府兵所敗仁恭奔河東李
克用厚待之李茂貞恃功驕橫上表辭語不遜上怒欲討之命
太尉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讓能專掌其事讓能諫曰陛下初臨
大寶國步未夷茂貞近在國門臣以為未宜與之構怨萬一不克
悔之無及上曰王室日卑號令不出國門此乃志士憤痛之秋藥

一益一百一四

四

弗暝眩上莫遍切下眩厥疾弗瘳朕不能甘心為孱懦之主惜惜
度日音措坐視陵夷卿但為朕調兵食朕自委諸王用兵成敗不
以責卿讓能曰陛下所欲行者憲宗之志也顧時有所未可勢有
所不能耳但恐他日臣徒受晁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禍也姍姍
玘敢不奉詔以死繼之上乃命讓能留中書計畫調度月餘不歸
八月以嗣覃王嗣周為京西招討使神策大將軍李鐵外副之
九月以錢鏐為鎮海節度使乙亥覃王嗣周帥禁軍三萬軍于興
平李茂貞約邠寧節度使王行瑜合兵近六萬軍于盩厔以拒之
盩厔張流切至陟栗切山曲曰禁軍皆新募市井少年茂貞行瑜所
盩厔水曲曰至縣名屬鳳翔府將皆邊兵百戰之餘壬午茂貞等進逼興平禁軍皆望風逃潰茂
貞等乘勝進攻三橋京師大震茂貞陳於臨臯驛表杜讓能罪請
誅之是日貶讓能梧州刺史尋賜自盡以東都留守韋昭度為司
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崔胤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胤
外寬弘而內巧險與崔昭緯深相結故得為相自是朝廷動息皆
稟於邠岐復以茂貞為鳳翔節度使兼山南西道節度使守中書

鄭繁
位辭相

克用
車裂
存孝

門生
天子

董昌
位僭帝

昭宗

令於是茂貞盡有鳳翔興元邠隴秦等十五州之地

乾寧元年春二月以右散騎常侍鄭繁嫌禮為禮部侍郎同平章

事繁好談諧上枯回切下雄多為歌後詩譏朝時事上以為有所

蘊手注班簿命以為相聞者大驚堂吏往告之繁笑曰諸君大誤

使天下更無人未至鄭繁吏曰特出聖意繁曰果如是奈人笑何

既而賀客至繁搔首言曰歌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讓不

獲乃視事本傳三月邢州城中食盡甲申李存孝登城謂李克

用曰兒蒙王恩得富貴苟非困於讒慝安肯捨父子而從仇讎乎

願一見王死不恨克用使劉夫人視之夫人引存孝出見克用存

孝泥首謝罪曰兒粗立微勞存信逼兒失圖至此克用叱之曰汝

遺朱全忠王鎔書毀我萬端亦存信教汝乎囚之歸于晉陽車裂

於牙門存孝驍勇克用軍中皆莫及常將騎兵為先鋒所向無敵

身被重鎧腰弓髀槊獨舞鐵槌陷陣萬人辟易辟擲易切易夷益

本每以二馬自隨馬稍乏就陳中易之出入如飛克用惜其才既

死克用為之不視事者旬日 八月李茂貞獻楊復恭遺守亮書

鑑一百十四

五

誣致事之由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訓兵勿貢獻吾

以荆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女此負心門生天子

女十月劉仁恭數獻策於李克用願得兵萬人取幽州克用分兵

數千欲納仁恭於幽州不克盧龍節度使李匡籌益驕數侵河東

之境克用怒十一月大舉兵攻匡籌匡籌挈其族奔滄州義昌節

度使盧彥威殺之盡俘其眾克用進軍幽州表劉仁恭為盧龍留

後引兵復還晉陽 是歲封州刺史劉謙卒子隱居喪於賀江上

民百餘人謀亂隱一夕盡誅之嶺南節度使劉崇龜召補右都押

牙未幾表為封州刺史天祐元年隱以賂結朱義勝節度使董

昌為政苛虐於常賦之外加斂數倍以充貢獻由是朝廷以為忠

寵命相繼昌求為越王朝廷未之許昌不悅曰我累年貢獻無筭

而惜一越王邪有諂之者曰王為越王昌若為越帝於是民間訛

言時世將變競相帥填門喧譟請昌為帝昌大喜

二年春二月董昌即皇帝位自稱大越羅平國改元順天移書錢

鏐告以權即羅平國位以鏐為兩浙都指揮使鏐遺昌書曰與其

知誥
英偉

閉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陷塗炭豈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邪及今後悔尚可及也昌不聽 楊行密攻濠州拔之執刺史張璠行密軍士掠得徐州人李氏之子生八年矣行密以賜其將徐溫為子溫名之曰知誥知誥事溫勤孝過於諸子溫以是愛之使掌家事家人無違言及長喜書善射識度英偉行密常謂溫曰知誥俊傑諸將子皆不及也五代史南唐世 上以郊畿多盜至有踰垣入宮或侵犯陵寢者欲令宗室諸王將兵巡警又欲使之四方撫慰藩鎮南北司可用事之臣恐其不利於已交章論諫上不得已夏四月下詔悉罷之 五月詔削董昌官爵委錢鏐討之初王行瑜求尚書令不獲由是怨朝廷畿內有八鎮兵隸左右軍邵陽鎮邵音合縣名屬同州近華州韓建求之良原鎮近邠州王行瑜求之宦官曰此天子禁軍何可得也王珂王珙珂立何如珙居容切居勇二如爭河中行瑜建及李茂貞皆為珙請不能得恥之行瑜乃與茂貞建各將精兵數千入朝甲子至京師坊市民皆竄匿上御安福門以待之三帥盛陳甲兵拜伏舞蹈於門下上臨軒親詰之曰卿輩

鑑一百十四

六

三師
擅殺
大臣

不奏請俟報輒稱兵入京城其志欲何為乎若不能俟朕今日請避賢路行瑜茂貞流汗不能言獨韓建粗述入朝之由上與三帥宴三帥奏稱南北司互有朋黨請素朝政韋昭度討西川失策李谿作相不合衆心請誅之上未之許是日行瑜等殺昭度谿於都亭驛又殺樞密使康尚弼及宦官數人乃還鎮 李克用大率蕃漢兵南下上表稱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稱兵犯闕賊害大臣請討之又移檄三鎮行瑜等大懼行瑜弟行實時為左軍指揮使請車駕幸邠州上不可匡國節度使王行約引左軍攻右軍鼓譟震地或傳行瑜茂貞欲自來迎車駕上懼為所迫出啓夏門趣南山宿莎城鎮士民追從車駕者數十萬人上遣趣李克用令進兵克用遂發河中八月上遣供奉官張永業詣克用軍永業同州人屢奉使於克用因留監其軍己丑克用進軍渭橋李茂貞懼上表請罪且遣使求和於克用上復遣克用令且赦茂貞併力討行瑜俟其殄平當更與卿議之於是削奪王行瑜官爵以李克用為邠寧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克用遣其子存勗詣行在年十一上奇其狀貌

車駕
趣南
山

存勗
詣行

昭宗

錢鏐
斬董
昌

上幸
華州

罷八
王兵

張道
古上
疏

昭宗

撫之曰兒方為國之棟梁他日宜盡忠於吾家十二月行瑜兵敗走入邠州遣使請降於克用克用遂引兵逼邠州行瑜挈族棄城走克用追斬之 十二月進克用爵晉王克用引兵東歸

三年五月錢鏐等克越州斬董昌傳首闕庭 初李克用屯渭北

李茂貞韓建憚之事朝廷禮甚恭克用去二鎮貢獻漸踈表章驕

慢秋七月茂貞進逼京師上出至渭北韓建遣其子從允奉表請

幸華州上從之茂貞遂入長安自中和以來所葺宮室市肆燔燒

俱盡 上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次用之國子博士朱朴

自言得為宰相月餘可致太平上以為然以朴為左諫議大夫同

平章事朴為人庸鄙迂僻無他長制出中外大驚行瑜及五代史茂貞建等傳

冬十月錢鏐令兩浙吏民上表請以錢鏐兼領浙東朝廷不得已

復以鏐為鎮海威勝兩軍節度使

四年春正月韓建惡諸王典兵奏防城將張行思等告睦濟韶通

彭韓儀陳八王謀殺臣劫車駕幸河中陛下若以友愛含容請依

舊制令歸十六宅妙選師傅教以詩書不令典兵預政上不得已

一益一百一四

七

詔諸王歸十六宅其甲兵並委韓建收掌建又奏陛下選賢任能

足清禍亂何必別置殿後四軍顯有厚薄之恩乖無偏無黨之道

乞皆罷遣詔亦從之於是殿後四軍二萬餘人悉散天子之親軍

盡矣 初李克用取幽州表劉仁恭為節度留戍兵及腹心將十

人典其機要租賦供軍之外悉輸晉陽及上幸華州克用徵兵於

仁恭欲與之共定關中奉天子還長安仁恭辭以契丹入寇須兵

扞禦請俟虜退然後承命克用屢趣之使者相繼數月兵不出克

用移書責之仁恭抵書於地囚其使者欲殺河東戍將成將道逃

獲免克用大怒八月自將擊仁恭不克 威武節度使王朝弟審

知為觀察副使有過潮猶加捶撻審知無怨色潮寢疾命審知知

軍府事十二月潮薨審知自稱福建留後表于朝廷 右拾遺張

道古上疏稱國家有五危二亂昔漢文帝即位未幾明習國家事

今陛下登極已十年而曾不知為君馭臣之道太宗內安中原外

開四夷海表之國莫不入臣今先朝封域日蹙幾盡嬖好也臣雖

微賤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為姦臣所弄終為賊臣所有也上怒

修長
安宮

劉仁
恭悖
慢

卓駕
還長
安

王搏
論官

貶道古施州司戶仍下詔罪狀道古宣示諫官

光化元年春韓建聞朱全忠營洛陽宮累表迎車駕懼請修復宮闕奉命歸長安詔以韓建為修宮闕使諸道皆助錢及工材建使都將蔡敬思督其役既成二月建自往視之三月朱全忠遣副使韋震入奏事求兼鎮天平朝廷未之許震力爭之朝廷不得已以全忠為宣武宣義天平三鎮節度使全忠以震為天平留後以前台州刺史李振為天平節度副使以潭州刺史判湖南軍府事馬殷知武安留後時湖南管内七州皆為揚行密等所據殷所得惟潭邵二州而已姚彦章勸殷以李瓊及秦彥暉為將未幾盡復嶺北之地義昌節度使盧彥威性殘虐又不禮於鄰道與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爭鹽利仁恭遣其子守文將兵襲滄州彥威棄城挈家奔魏州仁恭遂取滄景德三州以守文為義昌留後仁恭兵勢益盛自謂得天助有併吞河朔之志為守文請旌節朝廷未許會中使至范陽仁恭語之曰旌節吾自有之但欲得長安本色耳何為累章見拒為吾言之其悖慢如此朱全忠與劉仁恭修

卷一百一十四

八

好會魏博兵擊李克用夏四月全忠至鉅鹿城下敗河東兵萬餘人逐北至青山口八月車駕發華州至長安上欲藩鎮相與輯睦以太子賓客張有孚為河東汴州宣慰使賜李克用朱全忠詔又令宰相與之書使之和解克用欲奉詔而恥於先自屈乃致書王鎔使通於全忠全忠不從

三年六月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搏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上素疾官官樞密使宋道弼景務脩專橫崔胤日與上謀去官官官官知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疾各結藩鎮為援以相傾奪搏恐其致亂從容言於上曰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官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其勢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願陛下言勿輕泄以速姦變胤聞之譖搏於上曰王搏姦邪已為道弼輩外應上疑之及胤罷相意搏排已愈恨之及出鎮廣州遺朱全忠書具道搏語令全忠表論之全忠上言胤不可離輔弼之地搏與敕使相表裏同危社稷表連上不已上雖察其情迫於全忠不得已復以胤為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貶搏崖州司戶道弼長流驩

昭宗

王博等賜死

劉季述謀廢立

上適少陽院

太子監國

李振勸全忠圖返正

孫德昭謀返正



州務脩長流愛州皆賜自盡於是胤專制朝政勢震中外官官皆側目不勝其憤 初崔胤與上密謀盡誅官官及宋道弼景務脩死官官益懼上自華州還忽忽不樂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左軍中尉劉季述右軍中尉王仲先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等陰謀廢立十一月上獵苑中因置酒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季述謂崔胤曰主上所為如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為社稷大計非不順也胤畏死不敢違庚寅上在乞巧樓季述仲先伏將士千人於門外與宣武進奏官程巖等十餘人入請對季述仲先甫登殿將士大呼突入宣化門上見兵入驚墮牀下起將走季述仲先掖之令坐掖音官人走白皇后后趨至拜請曰軍容勿驚宅家有事取軍容商量季述等曰陛下厭倦大寶中外羣情願太子監國請陛下保頤東宮乃扶上與后同輦嬪御侍從者纔十餘人嬪嬪切調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槓畫地數上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上音固錮遣左軍副使李師虔將兵圍之穴牆以通飲食季

蓋二百一四

九

述等矯詔令太子裕監國迎太子入宮辛卯矯詔令太子嗣位以上為太上皇崔胤密致書朱全忠使與兵圖返正全忠在定州行營聞亂南還十二月至大梁季述遣其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全忠猶豫未決會僚佐議之天平節度副使李振曰王室有難此霸者之資也今公為唐桓文安危所屬季述一官豎耳乃敢囚廢天子公不能討何以復令諸侯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官官矣是以太阿之柄授人也勸於龍駒太阿名全忠大悟即囚希度遣振如京師詢事左神策指揮使孫德昭自劉季述等廢立常憤惋不平憤勞切女蒲也惋崔胤聞之遣判官石戩子戩與之遊德昭每酒酣必泣戩知其誠乃密以胤意說之德昭復結右軍清遠都將董彥弼周承誨謀以除夜伏兵安福門外以俟之天復元年春正月朔王仲先入朝孫德昭擒斬之馳詣少陽院叩門呼曰逆賊已誅請陛下出勞將士何后不信曰果爾以其首來德昭獻其首上乃與后毀扉而出崔胤迎上御長樂門樓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方詰責已為亂挺所斃薛齊

殺劉季述

崔胤誅官

崔胤召全忠

官官逼上幸鳳翔

全忠攻鳳翔

匡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以韓全誨張彥弘為左右中尉袁易簡周敬容為樞密使胤胤及官者官官奉太子匿於左軍

上曰裕幼弱為凶豎所立非其罪也命還東宮黜為德王朱全忠

聞劉季述等誅由是益重李振鳳翔彰義節度使李茂貞來朝

進爵岐王茂貞辭還鎮崔胤以官官典兵終為肘腋之患胤胤節

胤胤節也胤胤益切欲以外兵制之諷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衛左

議大夫韓偓曰留此兵則家國兩危不留則家國兩安胤胤不從

崔胤請上誅官官但以官人掌內諸司事官官屬耳頗聞之韓

全誨等涕泣求哀於上上乃令胤有事封疏以聞勿口奏官官求

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官中陰令詞察其事盡得胤謀上不之覺

也全誨等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別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胤時

領三司使全誨等教禁軍對上誼諫許胤減損冬衣上不得已解

胤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上

幸東都茂貞欲上幸鳳翔胤知謀泄事急遺朱全忠書稱被密詔

令全忠以兵迎車駕且言昨者返正皆令公良圖而鳳翔先入朝

抄取其功今不速來必成罪人豈惟功為它人所有且見征討矣

全忠得書十月大舉兵發大梁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
都京城大駭士民亡竄山谷是日百官皆不入朝闕前寂無人十
一月韓全誨等陳兵殿前言於上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天
子幸洛陽求傳禪且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上不許仗劍
登乞巧樓全誨等逼上下樓上行繞及壽春殿李彥弼已於御院
縱火上不得已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上馬慟哭聲不絕出門
回顧禁中火已赫然車駕遂至鳳翔朱全忠至鳳翔軍於城東
李茂貞登城謂曰天子避災非且下無禮讒人誤公至此全忠報
曰韓全誨劫遷天子今來問罪迎駕還宮岐王苟不預謀何煩陳
諭上屢詔全忠還鎮全忠乃拜表奉辭

儲陳如切侍文

上乃召李

茂貞等議與全忠和

車駕還長安

盡誅官官

論官之禍

東漢官無兵權

三年春正月李茂貞獨見上請誅韓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上喜即收全誨等斬之以御食使第五可範為左軍中尉宣徽南院使仇承坦為右軍中尉遣使囊全誨等二十餘人首以示全忠曰曷來脅留軍駕懼罪離間不欲協和皆此曹也今朕與茂貞決意誅之卿可曉諭諸軍以豁眾憤全忠遣觀察判官李振奉表入謝甲寅鳳翔始啓城門時鳳翔所誅官官已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令京兆搜捕致仕不從行者誅九十人甲子車駕出鳳翔幸全忠營已入長安崔胤奏國初承平之時官官不典兵豫政天寶以來官官浸盛貞元之末分羽林衛為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官官主之以二千人為定制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權上下彌縫共為不法大則構扇藩鎮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獄紩賣也盡害朝政王室衰亂職此之由不翦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官官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寃

八卷一百一十四

十一

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方外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洒掃上愍可範等或無罪為文祭之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官官出入其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梁胤及官者全誨及五代

臣光曰官者用權為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僂利上呼緣切詩云揖我謂語言辯給善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忤之患使令則有稱慝之効慝叶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踈甘言悲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慙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黜陟律切與也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上殊倫切說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東漢之衰官官最名驕橫胡孟切黜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

玄宗
用高
力士

肅宗
用李
輔國

代宗
用程

元振
魚朝

恩
德宗
用竇

文場
憲宗
用吐

突承
帝

立六
官官

聖宗

蛇虺許偉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它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
 太宗鑒前世之弊深抑官官無得過四品明皇始墮舊章是崇
 是長晚節令高力士省決章奏乃至進退將相特與之議自太
 子王公皆畏事之官官自此熾矣及中原板蕩肅宗收兵靈武
 李輔國以東宮舊隸參豫軍謀寵過而驕不復能制遂至爰子
 慈父皆不能庇以憂悸終上其季代宗踐祚仍遵覆轍程元振
 魚朝恩相繼用事竊弄刑賞壅蔽聰明視天子如委裘陵宰相
 如奴虜是以來瑛他旬入朝遇讒賜死吐蕃深侵郊甸匿不以
 聞致狼狽幸陝李光弼危疑憤鬱以隕其生郭子儀擯廢家居
 不保丘壟僕固懷恩冤抑無訴遂奔勳庸更為叛亂德宗初立
 頗振綱紀官官稍絀而返自興元猜忌諸將以李晟渾瑊渾胡
 渾瑊渾胡諸將瑊為不可信悉奪其兵而以竇文場霍仙鳴為中
 尉使典宿衛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憲宗末年吐突承璀
 欲廢嫡立庶以成陳洪志之變寶曆狎暱羣小劉克明與蘇佐
 明為逆其後絳王及文武宣懿僖昭六帝皆為官官所立勢益

卷一百十四

十一

驕橫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楊復恭劉季述韓全誨為之魁傑
 自稱定策國老目天子為門生根深蒂固壯丁疾成膏肓不可
 救藥矣文宗深憤其然志欲除之以宋申錫之賢猶不能有所
 為反受其殃况李訓鄭注反覆小人欲以一朝譎詐之謀翦累
 世膠固之黨遂至涉血禁塗積尸省戶公卿大臣連頸就誅闔
 門屠滅天子陽瘖縱酒穢能詮飲泣吞氣自比報獻姬周貞
 然王之子也諡法云無報不亦悲乎以宣宗之嚴毅明察猶閉目
 搖首自謂畏之况懿僖之驕侈苟聲色毬獵足充其欲則政事
 一以付之呼之以父固無怪矣賊汚宮闕兩幸梁益皆令孜所
 為也昭宗不勝其恥力欲清滌而所任不得其所行不由其
 道始則張濬覆軍於平陽增李克用跋扈之勢復恭亡命於山
 南啓宋文通不臣之心終則兵交闕廷矢及御衣漂泊莎城素
 响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崔昌遐無如之何更召朱全
 忠以討之連兵圍城再罹寒暑御膳不足於糗糒士去以平全
 勣乾王侯斃跡於飢寒臨蒲墨切然後全誨就誅乘輿東出翦

官官
盡而
唐滅

三代
立寺
人官

滅其黨靡有孑遺而唐之廟社因以丘墟矣然則宦者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易曰履霜堅冰至為國家者防微杜漸可不慎其始哉此其為患章章尤著者也自餘傷賢害能召亂致禍賣官鬻爵沮敗師徒蠹害丞民不可備舉夫寺人之官寺時吏切奄官也字或從門按春秋傳寺人披杜預注云本作侍人披自三王之世載於詩禮所以謹閨闈之禁閨音圭闈音土曷切官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寺人披之事君鄭眾之辭賞呂彊之直諫曹日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亂上母婢切止也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橫孰敢哉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薶而禽獮之上息淺切說文作蠶殺也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為害豈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斯之謂矣

卷二二四

一三

全忠
進爵
梁主

時宦官盡死惟河東監軍張承業幽州監軍張居翰清海監軍程匡柔西川監軍魚全裡魚姓也音地及致仕嚴遵美為李克用劉仁恭揚行密王建所匿得全 二月上議褻崇朱全忠欲以皇子為諸道兵馬元帥以全忠副之崔胤請以輝王祚為之上曰濮王長胤承全忠密旨利祚冲幼固請之乃以祚為諸道兵馬元帥加全忠守大尉充副元帥進爵梁王以胤為司徒兼侍中胤恃全忠之勢專權自恣天子動靜皆稟之朝臣刑賞繫其愛憎中外畏之重足一迹 八月加西川節度使西平王王建守司徒進爵蜀王 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既破李茂貞併吞關中威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胤懼與全忠外雖親厚私心漸異全忠疑之天祐元年春正月全中心密表胤專權亂國離間君臣并其黨鄭元規陳班等皆誅之 初上在華州朱全忠屢表上遷都洛陽上雖不許全忠常令東都留守張全義繕修宮室丁巳上御延喜樓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上渠希切天子千里地日畿下堂練切書曰五

忠宗

全忠通上陽

長安丘墟

旬服請上遷都洛陽及下樓裴樞已得全忠移書促百官東行戊午驅徙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老幼雖屬上舉兩切下之欲切雖索也屬屬也若繩索之相屬月餘不絕壬戌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其將張廷範為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是遂丘墟矣甲子車駕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為汝主矣館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乙亥車駕至陝以東都宮室未成駐留於陝丙子全忠自河中來朝上延全忠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三月上遣間使以綰詔告急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帥藩鎮以圖匡復曰朕至洛陽則為所幽閉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復得通矣夏四月朱全忠奏洛陽宮室已成請車駕早發表章相繼屢遣宮人諭以皇后新產未任就路請俟十月東行全忠疑上徘徊俟變怒甚謂牙將寇彥卿曰汝速至陝即日促官家發

八箇二百一四

十四

全忠盡殺人供奉

錢鏐封吳王

來閏月丁酉車駕發陝自崔胤之死六軍散亡俱盡所餘擊毬供奉內園小兒共二百餘人從上而東全忠猶忌之為設食於幄盡縊殺之豫選二百餘人大小相類者衣其衣服代之衣於幄切侍衛上初不覺累日乃寤自是上之左右職掌使令皆全忠之人矣鎮海鎮東節度使錢鏐求封吳越王朝廷不許朱全忠為之言於執政乃封吳王六月李茂貞王建傳檄合兵以討朱全忠全忠引兵自大梁西討茂貞等西川諸將勸王建乘李茂貞之衰攻取鳳翔建以問節度判官馮涓涓涓涓曰兵者凶器殘民耗財不可窮也今梁晉虎爭勢不兩立若併而為一舉兵向蜀雖諸葛亮復生不能敵矣鳳翔蜀之藩蔽不若與之和親結為婚姻無事則務農訓兵保固疆場有事則規其機事觀釁而動豐許慎切隙也亦作豐可以萬全建曰善茂貞雖庸才然有疆悍之名遠近畏之與全忠力爭則不足自守則有餘使為吾藩蔽所利多矣乃與茂貞修好王建賦斂重人莫敢言馮涓因建生日獻頌先美功德後言生民之苦建愧謝曰如君忠諫功業何憂賜之金帛自是賦斂稍損初朱

昭宗

上日
憂不
測

全忠
弒帝

友恭
罵朱
全忠

論不
仁者
必亡

昭宗

全忠自鳳翔迎車駕還見德王裕眉目踈秀且年齒已壯惡之私謂崔胤曰德王嘗奸帝位豈可復留公何不言之胤言於帝帝問全忠全忠曰陛下父子之間臣安敢竊議此崔胤賣臣耳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終日沈飲上持林切沈酒于酒也或相對涕泣全忠使樞密使蔣玄暉伺察帝動靜皆知之帝從容謂玄暉曰德王朕之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齧中指血流玄暉具以語全忠全忠愈不自安時李茂貞李克用劉仁恭王建揚行密等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為辭全忠方引兵西討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與玄暉及左龍武統軍朱友恭右龍武統軍氏叔琮等圖之氏姓也琮祖宗切八月壬寅帝在椒殿上即消切亦稱椒房之稱玄暉選龍武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言軍前有急奏欲面見帝夫人裴貞一開門見兵曰急奏何以兵為史太殺之玄暉問至尊安在昭儀李漸榮臨軒呼曰寧殺我曹勿傷大家帝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史太追而弒之漸榮以身蔽帝太亦殺之又欲殺何后后求哀於玄暉乃釋之癸卯蔣玄暉矯詔

一益二四

十五

稱李漸榮裴貞一弒逆宜立輝王祚為皇太子更名祝監軍國事又矯皇后令太子於樞前即位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五代後梁細及玄暉傳丙午昭宣帝即位時年十三朱全忠聞朱友恭等弒昭宗陽驚號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癸巳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流涕又見帝自陳非已志請討賊友恭賤崖州司戶復姓名李彥威尋賜自盡彥威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後乎

范祖禹唐鑑曰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三代以後蓋有不仁而得天下者焉朱全忠之篡唐以悖逆取之以暴虐守之雖為天子數年而不免其身子孫殄戮靡有遺類是以一族易一身之富貴也五代之際起匹夫而為天子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或一二年皆宗族夷滅世絕不祀亂臣賊子曾莫懲與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豈不信哉

右昭宗在位十五年壽年二十八

昭宣光列孝皇帝 先謚曰哀帝

諱祝昭宗第九子也朱全忠已弒昭宗以帝年幼矯詔立為皇太子天祐元年八月即帝位

全忠
殺諸王

天祐二年春二月戊戌社全忠使蔣玄暉邀昭宗諸子德王裕棣王翔鳳羽虔王禊沂王禔遂王禕景王祕祁王祺雅王禎城人瓊王祥置酒九曲池酒酣悉縊殺之投尸池中 三月以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獨孤損充靜海節度使裴樞為左僕射崔遠為右僕射並罷政事初柳璨倉按及第不四年為宰相性傾巧輕佻吐脚切也他倫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為憾和王傳張廷範本優人有寵

彗星
長竟
天

於全忠奏以為太常卿樞曰廷範勲臣幸有方鎮何籍樂卿恐非元帥之官持之不下全忠聞之謂賓佐曰吾嘗以裴十四器識真純不入浮薄之黨觀此議論本態露矣璨因此并遠損譖於全忠故三人皆罷五月彗星長竟天膳徐躡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橫議上胡不順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災異李振亦言於全忠曰王欲圖大事

益一百一四

十六

白馬
驛殺
朝士

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為然乃貶獨孤損裴樞崔遠皆為刺史陸衰王溥趙崇王贊皆為司戶自餘或門曹高華或科第自進居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者皆指以為浮薄貶逐無虛日搢紳為之一空搢音晉搢也紳音申大帶也未幾再貶裴樞為瀧州司戶獨孤損為瓊州司戶崔遠為白州司戶六月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于河初李振屢舉進士竟不中第故深疾搢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

裴樞柳

十一月全忠急於傳禪密使蔣玄暉等謀之玄暉與

柳璨等議以魏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禮一曰車馬二曰

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鉞然後受禪當次第行之乃先除全

忠諸道元帥以示有漸仍以刑部尚書裴迪為送官告使全忠大

怒宣徽副使王殷趙殷衡疾玄暉權寵欲得其處因譖之於全忠曰玄暉璨等欲延唐祚故逗遛其事以須變玄暉懼自言其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閑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子耶



全忠
加九
錫

斬蔣
玄暉
柳璨
等
殺何
太后

存勗
請救
仁恭

昭宣

庚辰吳武忠王揚行密薨將佐共請宣諭使李儼承制授楊渥淮南節度使弘農郡王 柳璨蔣玄暉等議加朱全忠九錫朝士多竊懷憤邑禮部尚書蘇循獨揚言曰梁王功業顯大曆數有歸朝廷速宜揖讓朝士無敢違者辛巳以全忠為相國摠百揆以宣武宣義等二十一道為魏國進封魏王仍加九錫全忠怒其稽緩讓不受十二月甲午柳璨奏稱人望歸梁王陛下釋重負今其時也初璨陷害朝士過多全忠亦惡之璨與蔣玄暉張廷範朝夕為全忠謀禪代事何太后泣遣宮人阿秋阿虔達意玄暉語以它日傳禪之後求子母生全王殷趙殷衡諸玄暉云與柳璨張廷範於積善宮夜宴對太后焚香為誓期興復唐祚全忠信之乙未收玄暉等繫河南獄三表辭魏王九錫之命丁酉詔許之更以為天下兵馬元帥然全忠已修大梁府舍為宮闕矣是日斬蔣玄暉追削為凶逆百姓王殷趙殷衡又誣玄暉私侍何太后令阿秋阿虔通導往來已酉全忠密令殷殷衡害太后于積善宮阿秋阿虔皆於殿前撲殺甲寅斬柳璨於上東門外車裂廷範於都市璨臨刑呼曰

鑑一百十四

十七

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

三年八月朱全忠以幽滄相首尾為患欲先取滄州引兵發大梁九月劉仁恭救滄州戰屢敗乃下令境內男子勝執兵者盡行文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於是境內士民釋孺之外身無不文者得兵十萬軍于瓦橋時汴軍築壘圍滄州烏鼠不能通仁恭畏其彊不敢戰城中食盡丸土而食或互相掠啖徒濫切食也亦作啗十月仁恭求救於河東前後百餘輩李克用恨仁恭反覆竟未之許其子存勗諫曰今天下之勢歸朱溫者什七八雖彊大如魏博鎮定莫不附之自河以北能為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幽滄為溫所困我不與之併力拒之非我之利也夫為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此乃吾復振之時不可失也克用以為然與將佐謀召幽州兵與攻潞州曰於彼則可以解圍於我則可以拓境上據各也乃許仁恭和召其兵仁恭遣都指揮使李溥將兵三萬詣晉陽克用遣其將周德威李嗣昭將兵與之共攻潞州 閏十二月昭義節度

丁會
降晉

使丁會以潞州降於河東李克用以嗣昭為昭義留後全忠命諸軍治攻具將攻滄州聞潞州不守引兵還

右昭宣帝在位三年壽年十七

唐二十帝又女主一共二百八十九年 起戊寅終丙寅

范祖禹唐鑑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人心悅而歸之則王離而去之則亡故凡有德則興無德則廢君人者勤於德以待天下之歸而已至於後世有天下者其德不足而以勢力劫持之天下之人非心服也力不能勝也故天下易離然而漢唐之有天下也除其暴亂而代之以寬人心悅而從之故其享天下皆長久雖不足以及三代亦其次也魏之代漢非由積德故天下不服分而為三數十年而亡若朱全忠之篡唐又不足以及曹氏直為盜賊而已矣言之可醜豈足道哉然唐之所以亡不可不戒亂臣賊子不可不懲也臣故舉其大略而著之

溫公曰高祖舉晉陽精兵承亡隋之弊席卷長驅奄有關中命

金一十四

十八

論唐
興廢
太宗

將出師掃除亂略遂降李密係建德擒世充芟武周剪黑龍夷蕭銑六年之中海內咸服何成功之速哉蓋以太宗之為子也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驅策英雄網羅俊乂好用善謀樂聞直諫拯民於水火之中而措之於衽席之上使盜賊化為君子呻吟轉為謳歌衣食有餘刑措不用突厥之渠係頸闕廷海北之濱悉為州縣蓋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閒斬德多矣高宗沈溺宴安仁而不武使天后斲喪唐室屠害宗支毒流縉紳迹其本原有自來矣中宗久罹憂辱備嘗險阻一旦得志荒淫不悛糞土之墻安可朽也睿宗鑑前之禍立嗣以功所謂可與權矣明皇能議有斷再清內難開元之初憂勤庶政好賢樂善愛民利物海內富庶四夷賓服浸淫於貞觀之風矣及其天寶以降自以功成治定無有後艱志欲既滿侈心乃生忠直浸踈讒諛並進以遊娛為良謀以聲色為急務以李林甫楊國忠為周召以安祿山哥舒翰為方虎癰疽結於心腹而不寤豺狼遁於藩籬而不知一

高宗
天后
中宗
睿宗
玄宗

昭宣

肅宗
代宗

德宗

順宗
憲宗

穆宗

敬宗
文宗

武宗

昭宗

且變生所忽兵起邊隅廟堂執檄而心醉猛將望塵而束手腥膻汙於伊洛流血染於河潼乘輿播蕩生民塗地禍亂並興不可救藥使數百年之閒干戈爛熳而不息嗚呼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安之不可恃治之不可保如此夫肅宗以國之元子收兵靈武反旆而東不失舊物代宗分命群帥翦除兇醜使大河南北復為唐臣其功皆不細矣然此兩君者武不足以決疑明不足以燭理曷無郭子儀之忠李光弼之智因僕固懷恩以用回紇之衆則天下已非唐有矣夫以肅宗之孝慈而制於李輔國不得養其父惑於張后不能庇其子則其武可知矣以代宗之寬仁而聽讒臣之言使光弼不得入朝慙憤而死懷恩招引外寇幾再亡國則其明可知矣而又不思經遠之謀專為姑息之政盜賊據州郡者因為之牧守士卒殺主帥者因授之旄鉞使強暴縱橫下陵上替積習成俗莫知其非唐之紀綱大壞不可復振肅宗之為也德宗憤積世之弊憫王室之卑南面之初赫然有撥亂之志而識度闇淺資性猜復親信多非其人舉措

卷一百一十四

十九

不由其道賦斂煩重果於誅殺故關外之寇未平而京城之盜先起於是困辱於奉天播遷於山南公卿拜于賊廷鋒鏑集於黃屋尚賴陸贄盡心於內李晟渾瑊輸力於外故能誅夷元惡還奉宗社自是之後消剛為柔刑方為圓逮其晚節偷懦之政甚於祖考矣順宗不幸嬰疾姦邪肆志而能委政冢嗣以安社稷足為賢矣憲宗聰明果決得於天性選任忠良延納善謀師老財屈異論輻湊而不為之疑盜發都邑屠害元宰而不為之懼卒能取靈夏清劔南誅浙西俘澤潞平淮右復齊魯於是天下深根固蒂之盜皆狼顧鼠拱納質效地稽顙入朝百年之憂一旦廓然矣而怠於防微變生肘腋悲夫穆宗蒙已成之業承既平之緒授任非材為謀不臧使匣中之虎復縱暴於原野綱中之魚自脫躍於深淵元和之功於茲墜矣寶曆輕易荒縱自貽顛覆文宗優游不斷受制家臣雖有好賢之心文雅之美皆不足稱也武宗英敏特遠委任能臣克上黨如拾芥取太原如反掌享國日淺功業未究惜哉宣宗少歷艱難長年踐祚人之

宣宗
懿宗

僖昭

情偽靡不周知盡心民事精勤治道賞簡而當罰嚴而必故方
內樂業殊俗順軌求諸漢世其孝宣之流亞歟懿宗驕奢無度
賊虐不忌輔弼之任委於嬖寵四海之財竭於淫樂民怨不知
神怒不恤李氏之亡於茲決矣且唐自至德以來近習用權藩
臣跋扈譬如羸病之人以糜粥養之猶恐不濟又況飲之毒酒
其能存乎及僖昭嗣位天祿已去民心已離盜賊徧於寰區蓬
蒿塞於城闕漂泊幽辱寄命諸侯當是之時雖欲救之其將能
乎

考異曰

昭宗龍紀元年二月斬宗權舊紀二月己丑汴州行軍司馬李璠
監送秦宗權并妻趙氏以獻斬於獨柳實錄三月全忠獻宗權
斬於獨柳新紀二月戊辰朱全忠俘宗權以獻己丑宗權伏誅
按示權正月離汴不應三月始至長安戊辰獻俘不應至己丑
始伏誅故但云二月

景福二年九月錢鏐為鎮海節度使 今年五月以李延為鎮海節

度使令赴鎮今復除鏐者按是時安仁義已據潤州又孫惟晟

除荆 時成汭已據荆南二人安得赴鎮蓋但欲罷其軍權其

實不至鎮而返耳實錄云仍徙鎮海軍額於杭州按吳越備史
是歲鏐初除鎮海節度使猶領潤州刺史至光化元年始移鎮
海軍於杭州實錄誤也

乾寧元年二月鄭綮同平章事 舊傳云光化初為相恐誤北夢瑣

言曰綮雖有詩名本無廊廟之望嘗與廬州吳王揚行密為本
州步奏官因有遺闕而答責之然其懦懦清慎弘農常重之昭
宗時吳王雄據淮海朝廷務行姑息因盛言鄭公之德由是登
庸中外驚駭太原兵至渭北天子震恐渴於攘却相國奏對請
於文宣王謚號中加一哲字其不究時病率此類也按明年李
克用舉兵至渭北綮已罷相今從實錄新紀

三月李克用誅李存孝 太祖紀年錄先獲汴將鄧筠安康八軍吏

劉藕子潞州所俘供奉官韓歸範皆與存孝連坐同日誅之騎
將薛阿檀懼自刺按舊紀克用擒歸範尋遣歸因附表訴寃不聞

復往晉陽也薛居正五代史鄧季筠傳後復自邢州逃歸汴紀年錄誤也存孝傳曰武皇出井陘將逼真定存孝面見王鎔陳軍機武皇暴怒誅先獲汴將安康八耳

二年二月辛卯董昌即帝位吳越備史云癸卯昌僭號按會稽錄昌自云應免子之讖欲以二月二日僭號取卯月卯日也而實錄長曆皆云二月己丑朔非當時曆誤即今日曆誤要之昌必以二月辛卯日僭號

八月克用遣子存勗詣行在實錄作存貞据後唐實錄薛居正五代史莊宗未嘗名存貞實錄蓋誤

三年八月朱朴同平章事舊傳曰朴腐儒木強無他才伎道士許崑士出入禁中嘗依朴為姦利從容上前薦朴有經濟才昭宗召見對以經義甚悅即日拜平章事在中書與名公齒筆禮議論勁為笑端唐補紀曰朴亦有文詞託識諸王下吏人以通意旨言今宰相皆非時才致令宗社不安頻有順動若使朴在相位月餘能致太平諸王以為然乃奏天聽翼日宣喚顧問機宜便入中書令參知政事諸相座愕然莫測聽其籌謨經四五月所聞遂貶出嶺外按朴雖庸鄙恐不至如舊傳所云唐補文亦恐得之舊聞非詳實今從新傳

光化三年十一月庚寅劉季述等廢立按此月乙酉朔己丑五日庚寅六日也廢立之日舊紀云庚寅舊官者傳唐年補紀皆云六日無云五日者而實錄新紀云己丑誤也唐太祖紀年錄先云六日後云七日尤誤也崔胤所持者昭宗耳季述議廢立安肯即從之補錄紀年錄云脅之以兵是也唐補紀云皇后穴墻取太子又云令旨宣告大臣與社稷為主又云后白軍容令聖上養疾皆程匡柔為官者諱耳不可信也

天復元年十一月壬子韓全誨等劫上幸鳳翔續寶運錄其年十月朱全忠發士馬十一月入長安聖上幸鳳翔宰臣裴諗翰林學士令狐渙等扈從其皇后王氏及千官太子玉印龍服並是汴州迎在華州相次修東都宮室旋迎赴東都其年十一月初鳳翔士馬入京劫掠街西諸坊寶貨士女至甚及七日汴州士

馬入京赴救長安士庶並走攢在開化坊其說妄詔今不取

天祐元年三月上遣閒使賜王建揚行密李克用等綸詔續寶運

錄天復四年三月二十二日丑時襄宗在陝府行營密遣綸詔

告晉楚蜀未云三月二十三日四月二十七日賣到西川頒示

管內州縣寶錄此月綸詔在四月据十國紀年揚行密三月王

建四月得詔與寶運錄略相應今移置此月

四月全忠殺內園小兒二百餘人後唐紀年錄云五百人寶錄据

之今從舊紀薛史

昭宣天祐三年閏十二月丁會降河東唐太祖紀年錄丁酉丁會

開門迎降閏十二月太祖以李嗣昭為潞帥薛居正五代史梁

紀在閏月後唐紀在十二月今從新舊唐紀薛史梁紀及編遺

錄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四

